毛詩後箋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涇　胡承珙

小雅魚藻之什

魚藻

序云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案此詩傳箋以在藻依蒲為魚之得所與武王之時民亦得所歐陽本義李黃集解及埤雅爾雅翼皆從此義范氏補傳嚴氏詩緝乃以藻蒲水淺為魚之失所以與幽王之民失所然經文曰在曰依似非失所之喻蘇傳又謂在藻之魚不知將為人取與王飲

酒自樂不知危亾亦與經言豈樂言有那者不合惟從毛鄭則詞旨與鴛鴦相類但陳古之美而刺意皆在言外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信凱燕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此取其詩詞本言武王故可用爲頌美耳隋書煬帝見薛道衡高祖頌以爲此魚藻之義劉知幾史通載文篇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輿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隕此皆正用毛序之義者也

魚在在藻箋云藻水草也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又云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其著見承珙案傳於鴛鴦云興也箋申之曰此交萬物之實也

而言興者廣其義也正義謂交於萬物則非止一鳥故云興也言舉一物以興其餘也準此則此傳亦當言興而不言者毛意以經魚在王在對文恐人誤以魚興王而不知魚之在藻乃萬物得所之實爲王所以豈樂之由文義相因故不言興箋謂以潛逃信著見深得傳未言之意後儒多謂以魚興王誤矣

有頒其首傳頒大首貌釋文頒符云反說文同韓詩云衆貌是毛韓字同義異正義引釋詁墳大也云頒與墳字異音義同書正義云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賁其首此卽爾雅墳大也注樊所據必齊魯詩又與毛字異而義同者說文

頒大頭正用毛義次章有莘其尾傳云莘長貌古樂府白頭吟魚尾何蓰蓰當亦謂尾之長蓰莘一聲之轉毛於螽斯之詵詵皇皇者華之駪駪桑柔之甡甡皆訓衆多獨以此莘爲長尾者自依序言物得其性故當以大首長尾爲魚充肥之狀高唐賦縰縰莘莘注引詩有莘其尾毛萇曰莘衆多也此李善之誤以韓詩訓頒爲衆推之或者彼莘亦訓爲多李誤以韓爲毛歟

采菽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傳與也菽所以芼大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

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

正義曰傳既言羊則苦豕則薇則菽不總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大牢者舉牛之芼則羊豕之苦薇從之可知故云大牢以總之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堇荁之屬是也其申鄭云以菽指大豆之體而言采故云采其葉以爲藿言三牲牛羊豕者解傳言大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牲牛不獨爲大牢也定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字承珙案大牢具三牲少牢兼羊豕此注疏之大例然古人或以大牢先牛少牢先羊卽謂牛爲大牢羊爲少牢唐人牛僧孺楊虞卿之諺亦有所本

傳旣別言羊苦豕薇而其上文曰菽所以芼大牢則大牢之尊指牛明矣箋云采其葉以爲藿段懋堂云藿當作芼是也承珙謂正義引定本三牲下無牛羊豕字亦疑有誤當是三牲下無羊豕芼三字箋葢云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芼三牲牛以藿正所以申明傳文菽芼大牢之說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傳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正義曰此章毛傳興事不明正以上章類之知此必爲興王肅云泉水有芹而人得采焉王者有道而諸侯法焉觀此上下止言王者之待諸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肅輒言之恐非毛旨必欲爲興不如以興車服賞賜故別爲毛說焉承

珙案上章菽爲鉶羹之芼此章芹爲加豆之菹而傳於首章言興乃即事爲興之例正義以上類下則次章傳意自當爲興但所爲毛說仍是以興車服賞賜與上章重複今以魯頌泮水例之泮水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六句皆與此詩略同彼傳云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言觀其旂言法則其文章也茷茷言有法度也傳雖不明言興然自是以采芹興觀旂據彼申此則此傳意當亦言泉水有芹可采諸侯之來朝有文章法度可觀諸侯有禮如此而王乃侮慢之可乎王肅謂王者與諸侯作法失經文采其觀其相因爲

輿之意並疏以爲非毛旨也

載驂載駟鄭箋以驂爲驂乘駟爲四馬何氏古義云禮記注外騑曰驂謂服外兩馬此以驂駟並言四馬爲駟則兩服兩騑兼舉不應重言兩騑當是驂乘之驂顏師古云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一人處右是以戎車則曰車右餘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卽三人爲義承珙案經以載驂載駟並言不應一指三人一指四馬且詩中兩驂如舞騧驪是驂之類皆言驂馬未有言驂乘者蘇傳曰駕者既服而三之曰驂四之曰駟季氏詩解頤曰自其服外兩驂而言曰驂幷兩服而言曰駟如此文義自明無庸別解

君子所屆箋云屆極也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驂乘乘四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承珙案釋文云將朝于王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字下屬據此陸孔所見箋本不同陸云皆以王字絕句是六朝鄭學善本箋意本以驂駟指諸侯而言觀上文旂鸞皆諸侯之物則驂駟自當屬諸侯箋云驂乘乘四馬而往言往亦必指諸侯往朝可知下箋又總云服飾爲君子法制之極則絕不以驂駟爲王所乘孔據箋本無于字讀朝字絕句因有驂駟往

迎諸侯之說於經文箋旨皆失之蓼蕭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此因經言燕笑故準儀禮知天子有迎賓之道竝非謂朝時王迎諸侯惠氏禮說駁釆菽正義因并謂蓼蕭箋誤非也

邪幅在下傳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箋云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戴氏詩考正曰鄭注內則云偪行縢是偪與行縢為一物而箋詩乃云邪幅如今行縢者行縢無尊卑之異止可以當內則庶人所服之偪詩以邪幅配赤芾諸侯之盛服其儀制漢時已亾姑就行縢言之耳古者登坐燕飲於是跣以為歡失之為不敬故春秋傳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公

怒罪其不跣韈也解韈就席必露見其邪幅不可使無文飾禮因之而爲儀制承珙案箋謂邪幅偪束其脛自足至膝釋名韈末也在腳末也據此疑古人幅下至脛韈上不至膝幅在韈上故見於外不必解韈始露行縢此詩並無燕飲之事何得云跣韈故見邪幅邪內則作偪者自以幅有偪義亦可名偪說文徼衺幅也此卽謂詩之邪幅其名徼雖不見所出然爾雅徼止也行縢所以裹足故有止義亦卽傳自偪束之意也

彼交匪紓天子所予箋云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臧氏經義雜記曰

荀子勸學篇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紓天子所予此之謂也審其文義交亦絞之省借未可與言而言近於絞矣故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近於紓矣故謂之隱楊注不審荀子本文止據今本毛詩便云匪交當爲彼交失荀子引詩之旨矣承珙案韓詩外傳四亦有此文與荀子略同其引詩作彼交匪紓天子所予而繼之曰言必交吾志然後予也是韓詩以交爲交接之意鄭箋蓋本韓詩爲說然古人於通借之字往往隨意用之雖疊句連字亦或互用桑扈之匪交匪敖左傳

一引作匪交一引作彼交似非誤匪爲彼當時明於其義
雖字作彼義仍作匪不相妨耳卽如此詩平平左右韓詩
作便便左傳引作便蕃其實便蕃亦當同平平爲訓觀服
注左傳仍訓爲辯治可知便蕃猶平平耳古人文字參差
變化不主故常毛公用其師說卽經字作彼傳意亦當從
匪未必同鄭說也
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傳平平辯治也箋云率循也諸侯之
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
亦循順之稽古編曰襄十一年左傳晉魏絳引此詩亦取
遠人服從之義承珙案荀子儒效篇云故明王謫德而序

位所以爲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此毛訓平平爲辯治乃用其師說箋謂辯治屬國使得其所亦與荀子釋詩言上下之交者合

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服虔云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承珙案今尚書大傳無辯章百姓之文蓋有脫佚服虔注左正用毛訓釋文引韓詩作便便云閑雅之貌訓雖與毛異其字則平便本通爾雅便便辯也疑古本自

作平平荀毛蓋皆用雅訓今本作便者同音假借耳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傳紼繂也纚緌也明王能維持諸侯
也箋云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
紼繫其緌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正義引
孫炎注爾雅以繂爲大索李巡注謂繂竹爲索所以維持
舟者郭璞注緌繫也承珙案爾雅纚作縭紼縭皆繩索之
名說文紼亂系也繂素屬段注以系爲枲之譌素爲索之
譌然則紼繂也者當是以亂枲爲大索也李巡孫炎釋縭
緌之注不見然緌本冠纓之垂者引申之凡旌旗之垂者
以及升車之繩維舟之索皆得緌名箋云以紼繫緌則紼

纚二物繫以訓維甚明郭注以綏爲繫則是以紼而繫維之似非古義李善注文選元皇后哀策文引韓詩纚緊也然詩釋文所引韓詩自作纚筰也與李孫所云戾竹爲索者雖釋紼釋纚不同其爲索則一文選注所引恐誤不如陸氏之審

傳以維舟喻維持諸侯承珙案下文葵之謂明王揆度諸侯之功德膍之謂明王厚賜諸侯之福祿則維之自當喻明王能維持諸侯傳義爲允且序主刺王侮慢諸侯不能錫命以禮箋增出諸侯以禮治民於經序皆無當正義以下有樂只君子故言諸侯治人以禮殊爲曲說

亦是戾矣傳戾至也箋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正義申毛以爲明王之德至美又云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引逸亾此非也鄭亦約彼優游爲居止自安之義故與毛不同承珙案此與上亦是率從兩亦字皆亦來朝之君子言不獨君子來朝其左右屬國見明王之福祿優饒游縱亦旣率從而亦復來至葢序以徵會信義爲辭則所指本非一國故末二章又因君子來朝而推廣言之箋訓戾爲止謂安止於是正申傳戾至之義如疏說則易毛矣恐於傳箋意皆不合又案左傳所引自

保遜詩全與此篇無涉此篇承上文天子葵福祿膍必不當纘之曰聊以卒歲杜注以爲小雅始是誤記彼疏以爲師讀有異尤爲肊揣此疏又云鄭約彼義故與毛異皆非也

角弓

序云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正義曰旣不親九族則疏遠賢者自然而好讒佞事勢所宜言於文無當也李迂仲曰自古不親九族未有不因好讒佞之故晉獻公信驪姬而不畜羣公子楚懷王信上官之譖而逐屈氏卑獻公所以棄其親者以好

用爵故周儕公所以棄其子弟者以好用遠人故也范氏補傳曰詩不顯言讒佞而序發之使此序不作於當時豈能知其故哉承珙案疏順序文故言不親九族自好讒佞李解以好讒佞爲不親九族之由核之詩詞未嘗明言讒佞序蓋於詩外推原當以李解爲是

騂騂角弓傳興也騂騂調利也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釋文騂說文作弲音火全反稽古編曰案說文弲角弓也洛陽名弩曰弲弲烏全反竝不引此詩又說文觲用角低卬便也从羊牛角詩曰觲觲角弓息營切陸豈因說文名角弓爲弲而誤引歟不然則唐本說文與今異也段氏說

文注云此陸氏之誤當云說文作觲弲自訓角弓不訓弓調利承珙案說文引詩數見而字不同者如桃夭彼姝之類往往多有葢其時三家具存文字互異許博采而存之古本弲下或亦引詩陸氏舉弲遺觲是其疏也今詩作騂乃譌字耳

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箋云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正義曰此經兼言昏姻箋通言骨肉者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類弁云兄弟甥舅連言之是其同也承珙案古人文詞寬緩因言兄弟而連及昏姻義自可通然第三章專言兄弟並不及昏

姻序曰九族曰骨肉亦絕不及戚黨襄八年昭二年左傳竝有賦角弓事皆取兄弟無遠漢書杜鄴因王音前與王譚有隙說音以棠棣角弓之詩三國魏文帝報曹植詔云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是此詩主言兄弟而連及昏姻者似非以兄弟昏姻竝宜無遠何氏古義以此爲刺幽王寵任昏姻而疏遠同姓之詩謂頍弁已爲幽王不親兄弟之明證而十月之交所言皇父七子皆褒姒姻黨正月又言昏姻孔云漢書谷永上書云抑褒閻之亂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皆可與此相證無胥遠矣言王者之視兄弟

不必與昏姻大相懸絕也此說以經證經似較孔疏爲切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箋云爾女女幽王也胥皆也言王女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如之見女之教令無善無惡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正義曰上章胥爲相此章胥爲皆者上以王於族親故爲相於之辭此言天下之人非一故爲皆觀文之勢而爲訓也嚴緝云民猶人也指族人也詩書稱先民皆訓人承珙案嚴說是也此民若泛指天下之人與三章此令兄弟不貫如嚴說謂王疏遠族人故族人尤而效之其中有令善之兄弟尚能寬裕有容其不善者必至交相爲

病兩章文義相承又與序骨肉相怨意合四章民之無良
後漢章帝紀及說苑建本篇民俱作人雖字本通用然此
詩之民固不得泛指下民矣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箋云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
於身思彼所以然者而恕之無善心之人則徒居一處怨
恚之案箋以一方爲居一處坊記引此詩鄭注亦云言無
善之人善遙相怨此蓋本之韓詩後漢章帝紀詔曰上無
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注云言王者所
爲無有善者各相與於一方而怨之義見韓詩又韓詩外
傳四引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

不亡者未之有也其實一方不必謂各居一處嚴緝引錢
氏曰一方猶一隅也蓋謂人各執其方隅之見不能量己
恕人以致相怨下文所以言受爵不讓也漢書劉向上封
事曰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
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顏注云言人各爲不善其意乖離
而相怨也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嚮異也詳劉向之意以詩
相怨指朝廷之人非謂下民顏注一方爲方隅之意皆較
箋說爲長

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傳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
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案荀子儒效

篇曰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
遜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
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
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詩曰民之無良相
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亾此之謂也毛傳全取其說
其義古矣若韓詩外傳所云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
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
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亾言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此似
以亾爲忘謂至于已而忘之解雖與毛異義自可通坊記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

民猶犯貴朝廷之上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亾注云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亾已此注亦與毛合總之毛韓鄭皆讀詩已字爲人己之己宋人乃以爲已止之已如孟子云終亦必亾而已者夫以亾而已爲已斯亾則是經文爲不辭矣

如食宜饇如酌孔取傳饇飽也箋云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食族燕之禮正義曰言王有族食族燕之禮者解經所以有食酌之事食則族食酌卽族燕矣以食禮無飲燕法無食故知

二事也承珙案此飫與常棣飲酒之飫不同彼當作醧說文醧私宴飲也毛詩作飫者字之借此乃飫之别體說文餀燕食也燕食謂安燕之食安食則飽故傳云飫飽也許書餀下引詩飲酒之餀者段注以為說假借是也宜飫與孔取對文箋以孔為器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則宜亦有度意蓋食量所飽酌量所取乃言敬老之正禮杜鄴所謂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也釋文云宜字本作儀韓詩云儀我也案儀宜古字本通訓我則非是蘇氏詩傳說此章以老馬不自謂老而任駒之任後將不勝而不顧譬小人而任賢者之事不畏其後之不克故告之以食必以

其安爲飽之節酌必以其孔爲取之節食而不以其腹之所安則病酌而不以其空之所容則溢受爵而不以其量者亦猶是也後儒多從之以此爲終前章不讓斯亡之意然與序不親九族之義如風馬牛矣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傳猱猨屬塗泥附著也箋云毋禁辭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爲之必也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正義曰以顧下小人與屬故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孫毓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爲禁之而云毋乎汪氏異義曰孫毓所難有理孫旣難鄭必

有易箋之文而疏不載後儒詮釋此經皆以猱之升木塗之附物喻小人易於爲惡王毋得更敎之孫意當同此解承珙案此章及上章語意皆一反一正相承毎上二句刺王下二句告之以正上章見王之侮慢老人如以老馬爲駒不顧其後之年亦將老故下言族食族燕有宜饇孔取之正禮此章申第二章爾敎之義而禁止之毋字貫二句言毋敎猱升木毋以塗附塗喩禁王毋以薄爲敎使小人相傚而爲惡下二句承上言之徽猷承敎字言君子有美道則非如敎猱之爲與屬承附字言小人所順從則非如泥塗之附如此詮釋似稍明順姚氏識名解曰詩中如字

明是以下句喻上句益猱有升木之性敎之則益縱其升子弟有不讓之心敎之則愈陵其上其勢如塗泥相附著愈積愈厚不復可解故下二句正言在上者有美道則小人自以分相屬而不相陵矣此說於經文亦有理會但敎猱已屬取喻又以附塗爲喻中之喻終有未協不知上言毋下言如乃互文之例上句亦含如義下句亦含毋義也雨雪瀌瀌見晛曰消傳晛日氣也箋云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其所以然者人心皆樂善王不啟敎之此箋以雨雪喻小人

葢本韓詩及劉向之說韓詩外傳四言范雎魏牟等十子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仁人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則天下之害除聖人之跡著引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釋文見韓詩作曣云曣見日出也玉海引韓詩作曣晛段氏詩小學云說文曣姓無雲也晛日見也}漢書劉向亦云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瀌瀌見晛聿消{段云顏注見無雲也晛日氣也見字不得訓爲無雲依顏注則劉向引詩見字作曣正同韓詩師古時不誤後人妄改作見耳}此箋說所從出也承珙案頍弁刺幽王不親九族以雨雪喻王暴虐疑此詩亦以雨雪之盛喻王惡晛日氣者以比人之善毛意葢言人之爲惡雖甚但欲爲善則惡自消

如雨雪得日氣而消也此似於經序義合孔疏以箋說述毛未必果得毛旨

莫肎下遺式居婁驕箋云莫無也遺讀曰隨式用也婁斂也今王不以善政啟小人之心則無肎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者釋文遺王申毛如字婁王力住反數也正義謂毛無改字之理婁之爲數乃常訓因別爲毛說云小人皆爲惡行莫肎自卑下而遺去其惡心用此之故其與人居處數爲驕慢之行臧氏經義雜記曰荀子非相篇莫肎下隧楊注隧讀爲隨莫肎下隨於人隧與隨聲同毛詩本出於荀卿故鄭氏據之讀

遺爲隨王肅申毛作如字乃與鄭毛異耳承珙案荀子云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偝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段氏云宴然當作晏然轉寫譌省耳晏同曣曣同晛廣雅釋詁曣晛煗也玉篇廣韻皆云晛然二形同俗本荀子依詩改見晛宋本不誤此之謂也詳荀子所言皆驕慢之行則引詩下隧正與屢驕相對隧通作隊儒效篇至共頭

山隊注云隊讀爲墜說文隊从高隊也隤下隊也文選歎逝賦注引韓詩章句曰隤猶遺也廣雅遺隤也是墜隊隤遺數字聲同皆降下之意此詩謂王不親九族其惡如雨雪之盛但欲爲善則惡亦可消無如其莫肯謙卑下降惟用此居之不疑數爲驕慢毛雖無破字之理然必用其師說不當訓爲遺去若婁之爲數自可從王述毛耳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傳蠻南蠻也髦夷髦也箋云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之我用是爲大憂也承珙案韓詩外傳云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箋說似出於此蘇傳云王之視

王族如蠻髦之不相及呂記嚴緝皆從之謂王視骨肉如夷狄然是詩人之所憂也此解似於經序尤合、

菀柳

序云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案正義述毛鄭以此詩爲諸侯不朝王者所自作後儒謂王雖不道而臣子朝貢之禮自不可廢如疏所云疑于悖理傷教不知此爲幽王暴虐諸侯畏禍不敢朝王於是在王朝者作詩以著其事而原其情故得列之於雅其曰予者蓋代諸侯自予詩中言我言予多代述之辭疏泥於予爲自言故成語病

上帝甚蹈無自暱焉傳蹈動暱近也箋云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慼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已所以不朝之意正義曰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爲動言王心無恆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爲斥王矣暱近釋詁文毛於下章瘵焉云病也言王者躁動無常行多逆理無得自往近之則爲王所病與此互相接也承珙案此疏申傳甚當經文二句直下惟其王心變動故無得自往近之無得自取其病兩章詞旨皆極明順箋改蹈爲悼以上帝二字一讀音逗爲呼而慼之下甚蹈爲自言中心悼病與節南山

昊天不傭昊天不惠同一讀法鄭箋慣用此例未免多作轉折且謂中心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自爲從語意亦不甚貫

國策楚策孫子謝春申君曰以旨爲明以聾爲聽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韓詩外傳四所載略同其引詩作上帝甚慆蹈慆形聲相近是韓詩亦嘗爲變動意與毛同熊朋來經說云國策上帝甚神古篆申字回轉故譌爲昭字此刺時君之詩猶比之上帝末章比之天不怠敬上也承珙案荀子謂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則所引詩卽作甚神亦必非威靈可畏之

謂況外傳字又作慆三占從二當定神爲譌字熊說轉以神誤爲謟非矣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傳靖治極至也箋云靖謀俾使極誅也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正義述毛此言王不可朝而云使我治之後我至焉則毛意以爲恨王不使已治事故後不至也鄭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矜反以類此則極邁皆罪事故易傳承珙案依傳極至之訓自當如疏所述次章邁雖無傳然黍離蟋蟀東門之枌傳皆訓邁爲行則此亦當同兩章俾予靖之皆代爲

設言王若使予治事後日予將至止予將行來謂朝王也末章曷予靖之乃正言以揭其畏禍之隱與上二靖之相應謂何嘗使予治事徒居以凶危之地而已此其所以不朝歟箋意凶矜與予極予邁同類則俾予曷予文義反王不同似不如傳義之協

都人士

序云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箋服謂冠弁衣裳也承珙案據此箋是序當作周人刺服無常也故箋以冠弁衣裳總釋服字正義云刺其時人所著之服無常又云此刺當時之服無常皆可證序服上無衣字然各本皆有其誤

衍久矣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箋云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稽古編曰箋疏以士爲庶民嚴緝辨其誤而謂士與女對舉是貴賤之通稱當矣但此詩所謂士大率主貴者言耳民望之目充耳垂帶之飾非士大夫不能當之 注臺笠緇撮賁爲賤服然郊特牲言蜡祭諸侯使者草笠 謂至貢於大羅氏所以尊野服諸侯使者必士大夫玉藻 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是未敝之時貴賤皆緇布也然則臺笠緇撮雖非貴者之常服要亦有時而服焉何必定指

爲庶民況此詩中三章皆士女對舉女稱君子女則大家
女也女獨舉其貴不應士偏指其賤且詩所述言行服飾
之美正序所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者卽以五章皆指長
民者言何不可哉承珙案箋謂都人有士行者本不專指
庶民觀下箋云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效之是明
以士與民對正義曰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此本
鄭注喪服傳云都邑之士則知尊禰近政化也賈疏云士
下對野人上對大夫則此士所謂在朝之士幷在城郭士
民知義禮者總謂之爲士也此解甚是詩疏泥於臺笠緇
撮爲庶人之物又以箋取溫裕謂非大蜡之服故同犬羊

之裘不裼不知箋言取溫裕者謂其衣服有常無取華美非不裼之謂不得因是斷爲庶人至臺笠緇撮箋云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此言儉而合於禮節則陳氏據郊特牲玉藻以爲貴者亦有時而服之是也若庶人則臺笠等是其常服何爲美其儉且節哉

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亾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承珙案賈誼新書等齊篇引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賈時毛詩未行又所引

字亦小異疑同於三家然則三家無此首章或後漢時逸之亦未必本無也

綢直如髮傳密直如髮也箋云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嚴緝引解頤新語曰其首飾綢直一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髮髢爲高髻之類此即逸齋詩補傳之說戴氏續詩記謂綢所以約髮其直垂下與髮一色方望溪本之謂綢是以纚韜髮引檀弓綢練爾雅素錦綢杠證綢與韜同言禮教盛時女無冶容故以纚韜髮直如其髮之本然承珙案范逸齋謂髻如本髮則於經文當增髻字故戴岷隱即以綢爲束髮之物然古人用纚韜髮男女皆然不應

專屬之都人之女爾雅翼曰綢直如髮言髮甚綢直也黃氏通解引或說云如字當作其皆近於改經從我毛詩寫官記曰綢絲也綢之直有如此髮者倒句也夫一髮也而直者如綢曲者如蠆無所不善故又曰卷髮如蠆承珙謂傳但云密直如髮竝不言密直爲何事恐不同鄭箋以比性行竊意經言其髮之密直如此古文倒裝故云其綢直者有如此之髮也傳特順經文而釋之耳

充耳琇實傳琇美石也正義曰淇奧傳曰琇瑩美石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然琇是美石之名耳而此傳俗本云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說文直云琇石次玉則

實非玉名故王肅云以美石爲塡塞實其耳義當然也承珙案實雖非玉名然如王肅以爲塞實其耳則與充耳文複不辭以淇奧傳準之此傳或當如俗本作琇實美石也詩中如瓊華瓊英瓊瑩琇瑩之類皆於玉石名下連文以狀其美疑此琇實正以狀琇非狀充耳也朱氏通義曰詩詁云瑩猶榮也謂玉之始生如草木之榮也英謂一玉之中最美者如草木之英華謂玉之方成如草木之華實謂玉之既成如草木之實皆可用之玉也此說有理可補注疏所未及

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

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正義曰毛以言垂帶而厲
爲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爲帶之垂者其申
鄭云以言如蠆將外物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
帶垂故云而亦如也如厲如鞶厲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
鞶厲游纓也承珙案左傳以鞶厲游纓與帶裳幅舄並言
則鞶與帶爲二物厲與鞶又爲二物此傳以厲爲帶之垂
者明厲是垂帶之名不得爲垂帶之貌惟厲是帶之垂者
故帶亦通名厲方言厲謂之帶廣雅厲帶也是也厲與紳
同玉藻注亦云紳帶之垂者也紳之義爲重爲束又名厲
者當從鄭爲裂字之借說文裂繒餘也大帶以繒爲之而

垂其餘故得褩名歟經文垂帶而厲與鞞琫有珌文法略同言垂其帶而爲厲也杜注左傳以帶爲革帶鞶爲大帶厲爲大帶之垂者孔疏以賈服等說鞶厲皆與杜同惟鄭元獨異內則注以鞶爲小囊讀厲如裂繻之裂案禮記稱男鞶革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言其帶革帶絲耳鞶非囊之號也禮記又云婦事舅姑施縏袠袠是囊之別名今人謂裹書之物爲袠言其施帶施囊耳其縏亦非囊也若以縏爲小囊則袠是何器若袠亦是囊則不應帶二囊矣此疏力駁鄭注與詩疏異蓋各依注爲言耳但杜以厲爲大帶之垂者以鞶爲大帶則非古人衣服本有二帶儀禮賈

疏謂大帶所以束衣革帶所以繫韠及佩大帶以絲鳲鳩其帶伊絲是也鞶字從革當爲革帶白虎通義云男子有鞶革者示有金革之事革帶雖揉皮極軟不能挽結而下垂故通典及三禮圖皆云革帶鉤艓然則厲自是大帶之垂者不得以鞶厲連文謂鞶爲大帶若鄭注內則乃一家之說箋詩又因下言如蠆故以上爲如厲然毛意謂垂其帶而爲厲文義自順不必改而爲如也

髮則有旟傳旟揚也箋云旟枝旟揚起也爾雅翼云禮斂髮毋髢而有曲者以長者皆斂之不使有餘鬢旁短者不可斂則因之以爲飾故曰匪伊卷之髮則有旟先儒以爲

旟揚也非故卷之髮當自有揚起者爾淮南子言鄭舞者髮若結旌承珙案淮南脩務訓本作鼓舞高誘云一作鄭舞許氏曰屈而復舒也結旌則旟之義承珙案箋枝旟二字必有成文未見所出漢安世房中歌金支秀華庶旄翠旌臣瓚曰樂上衆飾有流遡羽葆以黃金爲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華也文穎曰析羽爲旌翠羽爲之也據此疑枝與支同亦旌旗旒縿之屬枝旟猶言金支翠旗故云枝旟揚起謂髮之揚如枝旟也

采綠

序云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箋云怨曠者

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譏其不但憂思而已
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李氏集解曰此錯會作詩者之意
夫序曰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則是刺幽王非刺怨曠雄
雉之詩曰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
說詩者皆知其爲刺宣公乃於此詩而強爲之說以爲譏
刺婦人不當怨曠何也稽古編曰韔弓綸繩特設爲此語
以形容其必至之情豈眞謂欲從行哉況刺詩之作必有
關於王政之興衰民風之美惡故聖人錄之以爲後世永
鑑乃區區與里巷婦人較論得失何陋也承珙案箋泥於
三章爲婦人欲從君子故云今怨曠自恨初行時不然然

四章其釣維何緊承上文而正義又云此本在家之釣非謂役中於文義殊窒閡其實此詩旣刺時多怨曠通篇皆代怨曠者之言首次敘其憂思之情三四述其寘昵之想或本其在家之時或設爲歸後之事皆可實不必如箋所言但其體近於風而列之雅者自以所刺者在致此怨曠之由耳

薄言歸沐箋云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正義曰此訓言爲我我君子也我則沐以待之此我義勢所加非經言也承珙案末章薄言觀者箋云釣必得魴鱮魴鱮是

云其多者耳其衆雜魚乃衆多矣此則以言爲云一篇之中兩用薄言不應異義故薄言歸沐似卽謂薄云歸沐薄云者語辭庶幾其君子之歸而沐以待之也箋訓言爲我恐非經旨然三章言韔其弓言綸之繩箋以言爲婦人自我則此章箋意亦當以言爲婦人自我謂我將待君子之歸而沐焉正義乃以爲我君子則岐之又岐卄失箋旨矣五日爲期六日不詹傳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承珙案箋說於經文增出月字且豳風有三之日四之日而不言五六之日此

詩亦未言之日何得釋爲五月六月正義謂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使怨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過時此申傳意甚明而又疑於五日一御爲諸侯御之日數非庶人之禮不知諸侯兩媵姪娣各有專稱不得統名爲妾則內則所云妾未滿五十者當通乎大夫以下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其說是也嚴緝亦疑五日六日爲時未久故以爲新昏者之怨辭郝仲輿本之謂古者公旬不過三日然卽令踰三日至五六日亦不應遽以怨曠興刺總之六日祗爲過期之喻孔疏言常時以五日爲御之期至六日而不至尚以爲恨況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近

以喻遠也此數語解經尤諦後漢書劉瑜上疏言女嬖充積因云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況從幼至長幽藏殁身云云詳其引詩之意亦是以暫時況久遠也

黍苗

序云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困學紀聞曰朱子詩傳采菽天子所以荅魚藻也黍苗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按國語注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是韋昭已有是說承珙案左傳襄十九年季武子如晉拜師范宣子賦黍苗杜

注亦云黍苗美召伯勞來諸侯則此說或出三家然述職勞諸侯祇可施於下泉之卒章此詩但言召伯營謝勞來徒役並無述職勞諸侯之事韋杜之言實未可據至左傳賦詩多祇取其詞不盡拘作詩之旨如范宣子之賦黍苗意取晉侯憂勞魯國而季武子之拜即專以陰雨膏黍爲詞又如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西賦黍苗之四章亦但取召伯之功以美趙武皆不復論作詩之本旨後儒必以爲此有美無刺亦徒以其詞而已韓氏怡曰十五國之風或以采得之先後爲先後容有作在先而采在後以致時世失次者雅在王朝國史隨時編錄世次必無

錯亂當與瞻彼洛矣之思古明王同若果美宣王則應次車攻吉日閒矣詩疑云行役無期則與嗟怨曠前列采綠次以黍苗則膏雨之義著矣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傳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云營謝轉餫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正義以車爲大車又引秋官罪隸及地官牧人證箋牽傍牛乃轅外輓牛人御之不與將車者同且云箋以召伯所勞當是勞人故歷言其事以表其各自別人承其案傳下四者字則指人不指物之意已明荀子富國篇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

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盍云歸哉此之謂也楊注云引此以明百姓不憚勤勞以奉上也然則荀意亦以任輦車牛皆指人言明矣

盍云歸哉箋云盍猶皆也其所爲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正義曰盍者疑辭亦爲發端孝經諸言盍者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盍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盍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末句不爲發端而其上歷陳四事故爲皆也承珙案爾雅釋言弇同也弇盍也弇既訓同又訓盍是盍與

同義亦相近又釋詁咸皆也閟宮箋咸同也彼疏云皆亦同之義故此箋又云盡猶皆也

隰桑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箋云遐遠謂勤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正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爲證稽古編曰表記引隰桑遐不謂矣遐作瑕鄭曰瑕之言胡謂猶告也此解明順故朱子用以釋此詩並及他詩

遐瑕二字呂記釋此以爲欲進忠告於君子此又用左傳杜注也左傳鄭伯享趙孟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襄二十八年杜注云武欲子產之見規誨東萊之說本此然玩詩語及鄭箋本無規誨意惟箋末引論語云云杜見忠誨與謂相近故有此說不知鄭本訓謂爲勤不以誨證謂也又案孔疏申箋亦未得箋意鄭訓謂爲勤勤與勞同義論語言愛之則必勞來之孔安國論語注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鄭意同孔注詩言愛之則必勤思之語意相符故鄭引之以證不謂非證不忘也意在愛勞不在忠誨也承珙案爾雅勞來事謂並訓爲勤此序云盡心以事之事即勤也詩言心乎愛矣乃

序所謂盡心遐不謂矣乃序所謂事之也王表記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卽引此詩孝經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引此詩此或三家有此解以謂爲忠告之義要非毛詩序意也

稽古編曰中心藏之鄭元王肅皆訓藏爲善王說見表記疏然此釋文云藏王才郎反則似肅不訓善與孔疏異詩釋文所謂王或非肅乎蓋古止有臧字後人始加艸故漢書藏皆作臧然臧字本兼藏義亦可訓匿觀孝經引此詩注云愛君之念恒藏心中晉孫秀舉此詩以荅潘岳亦作藏匿解可知故表記皇氏疏亦訓包藏承珙案韓詩外傳引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詩曰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又云道雖近不勤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亦引此詩二語此雖與詩中本旨無涉其藏之自作藏蓄之義疑韓詩字本作藏與毛異也

白華

序云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詩序辨說云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雖非詩意然亦可補序文之缺承珙案朱子以爲非詩意者葢主此詩爲申后自言非周人作刺耳

考漢書班倢伃傳云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顏注曰綠衣詩邶風刺妾上僭夫人失位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此恐是小顏檃括序文言之序本有得褒姒而黜申后語非今本首句脫王黜申三字觀其引綠衣序亦非專取首句可見但序幽后二字究疑有誤下文明云幽王取申女以爲后何得又稱褒姒爲幽后十月之交疏云敵夫曰妻王無二后褒姒是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后而此疏又云箋以申褒皆爲王后故辨之云是謂幽后其說殊相矛盾箋惟泥於刺幽后之文故以碩人指褒姒其實不然詳見後 詩端爲刺幽王而作似未指斥褒姒幽后字

嘗如程子說是幽王之誤故下繼之以取申女云云也
歐陽本義曰據序意幽王黜申后而立褒姒致下國化之
亦多棄妻而立妾毛鄭二家所解終篇不及下國之人妻
妾事此其所以失也承珙案正義云下國化之即五章鼓
鐘于宮聲聞于外是也此詩主刺王之遠申后但王爲此
行則爲下國所化故經略文以見意序具述其事以明之
此疏所論經與序詳略之故當矣若如歐說以之子爲棄
妻斥其夫則次章天步艱難恐非下國之棄妻所得言耳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傳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承珙
案菅與茅統言之則爲一物析言之則爲二物故說文廣

雅及楚辭王逸注皆菅茅不分陸疏則云菅似茅郭注爾雅亦以菅爲茅屬此傳意亦以菅茅爲二物故用爾雅白華野菅而申之曰已漚爲菅是菅對野菅爲言陳風東門之池釋文及正義皆云已漚爲菅未漚爲茅殊非傳意但傳雖不以菅茅爲同物而其取興之意則似以菅茅皆喻申后而不及褒姒野有死麕傳云白茅取潔清共不以喻褒姒可知若如正義所引王肅之說菅茅與夫婦以端成潔白相申束則是兼喻王及后而次章露彼菅茅何以又專指申后不得覆眷曾菅茅之不如乎田間詩學云菅茅皆況申后逸詩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

則菅蒯乃蕉萃之比白者賛其潔白也東者稱其守禮也
承珙又案次章露彼菅茅與後浸彼稻田樵彼桑薪正同
箋以稻田桑薪皆喻申后而於菅茅又兼喻褒姒且首章
言菅忍茅脆分別判然而次章箋乃云白雲下露養彼可
以爲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皆未免自相違戾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傳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
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正義曰言露亦有雲者以雨必有
雲言亦亦雨也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
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
也若露濃霧合則清且爲昏亦是露之雲也承珙案此疏

體物甚微歐陽本義黃氏日鈔皆以露爲霧露不信露亦有雲之說朱氏通義謂霧露非一物孔疏未的不知雲氣微則爲露重則爲雨所謂天無雲則有露者是雲已散而爲露有雲則無露者是露未成而尚爲雲也疏云露濃霧合則淸旦爲昏謂霧卽是露之雲耳非以霧露爲一物也

滮池北流傳滮流貌水經渭水注鎬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滮池水合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於鎬毛詩曰滮流浪也而世傳以爲水名矣鄭元曰豐鎬之閒水北流也承珙案此以滮池爲水名又所引毛傳與今詩異然說文亦云滮水流貌从水彪省聲詩曰滮沱北流疑鄭注浪字誤左思

蜀都賦灑滮池而爲陸澤魏都賦時梗概於滮池亦皆以
滮爲池水之流者耳惟池乃水之所爲滮雖流貌亦或爲
水名故括地志九域志寰宇記皆以滮池爲水名觀箋云
豐鎬之閒水北流謂滮池在豐鎬之閒其水北流非泛言
他水水經注云渭水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渭水又東北
與鄗水合葢豐鎬二水皆自南來而注于渭鎬又在豐之
東豐鎬東西之閒滮池北注於鎬故箋云豐鎬之閒有水
北流卽謂滮池也正義引文王有聲箋豐在豐水西鎬在
豐水東然則豐邑之閒惟豐水耳而謂之池者此池在豐
水之左右上引豐水北流浸灌旣訖又決而入豐亦爲北

流今案箋明云豐鎬之閒則必不指豐水且水經注明云
淲池入鎬而疏以爲上引豐水復入於豐不知何據集傳
又謂豐鎬之閒水多北流不知豐鎬之閒本無多水如謂
渭南六川皆北流入渭則滮在豐西滈潏在鎬東不
得言豐鎬之閒也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箋云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襃姒也申
后見黜襃姒之所爲故憂傷而念之正義曰以此嘯傷而
念之是念其不當然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襃姒襃姒
而言大人故以爲妖大之人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
云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毛既不爲之

傳意當與鄭同承珙案疏云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則上文滮彼稻田下文樵彼桑薪皆言彼何又以喻申后此碩人定當從王孫述毛以爲申后至呂記又從邸氏以碩人指幽王然詩中四言之子一言念子諸家皆以爲斥幽王可也若謂碩人亦斥幽王則非是嚴氏質疑曰衞風碩人其頎碩人指莊姜此詩碩人正指申后莊姜之失位與申后之見黜略同故皆以碩人稱之詩人旣惡褒姒決不稱之爲碩人而一篇之中旣斥王爲之子又稱王爲碩人於屬文亦無是體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傳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箋云王失

禮於內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鐘於宮中而欲外人弗聞亦不可止段氏詩經小學曰箋云鳴鼓鐘謂鼓與鐘二物也靈臺於論鼓鐘鄭云鼓與鐘也此詩正同孔云鼓擊其鐘誤承珙案段說是也韓詩外傳四僞詐不可長虛空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亾不可久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此釋詩正與毛同又云誠惡惡知稱之本誠善善知敬之本云云又云苟有溫良在中則眷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眷睫不能匿之其下皆引詩作鐘鼓于宮聲聞于外以此推之則毛詩之鼓鐘亦不當爲鼓擊其鐘矣

念子懆懆視我邁邁傳邁邁不說也釋文云懆說文七倒反愁不申也邁韓詩及說文竝作怖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很怒也承珙案今說文懆愁不安也从心喿聲詩曰念子懆懆此當從釋文作不申為長又怖恨怒也从心㐬聲詩曰視我怖怖段注云恨𡍮依釋文作很今詩作邁邁者即怖怖之叚借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箋云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今見見各本作也此從岳本黜而卑賤正義曰作者以王黜申后故覩其昔日所乘之石而傷之言有扁扁然升之以乘車者此

石也申后嘗履之今忽然見黜而卑不復得履之是其所以可傷也言王乘車履石者言乘車之得履石唯王為然今申后履之是其貴時與王同故繫王言之承珙案傳但言王乘車履石竝不及后則毛意未必以后亦履石夏官隷僕王行洗乘石文選任彥昇進今上牋李善注引尸子淮南齊俗訓竝云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此皆人君之事士昏禮婦人以几賈疏云王后則履石者亦用此詩鄭箋以意推之耳然履之卑兮卑字當屬石言經意似謂有扁之石可以履之而卑夫妻敵體不宜任意踐踏卑字正與下文遠字何氏古義云履之卑兮是倒句文法言此乘石也雖其處

地卑下亦時得蒙王之踐履而我獨無緣與王親近則是斯石之不如也此則以履石爲反與與二章言申后菅茅之不如四章桑薪之不如者文意一例其義亦通若如箋說則是賦而非興但申后黜遠尚在下文上二句祇言石卑未言后卑也歐陽本義又謂石卑喻妾立在下蘇傳呂記嚴緝皆從之則是上二句言褒姒下二句言申后詞意不相承接矣

緜蠻

序云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箋云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

行士爲末介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嘗膶膽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虞東學詩曰本詩言道之云遠又言豈敢憚行則有征行之事可知言後車載之詩人自是登仕版者非徒役之庶人可知而車直言後則爲臣之微者亦可知集傳特託鳥言爲異耳大致亦從舊說也後之爲說者乃別生枝節總不可據承珙案荀子大略篇引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道具矣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此皆言富教之事而借詩爲證於詩之本旨無涉至韓詩外傳載客見周公說以

誅管蔡事謂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其下引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此則言時勢不可失之意更非詩旨惟潛夫論班祿篇有行人定定字疑有誤而緜蠻諷語是以此詩爲行役者諷刺之作與毛鄭解合

緜蠻黃鳥傳緜蠻小鳥貌案此傳與秦風黃鳥傳交交小貌正同而此以小鳥與微臣其義尤切文選何晏景福殿賦王融曲水詩序李注竝引韓詩章句以緜蠻爲文貌雖與毛異然皆不以爲鳥聲惟長樂劉氏始有緜蠻鳥聲之說實無所本何氏古義遂以聯緜不絕及南蠻鴃舌釋之不知凡雙聲字不當分析爲訓詩中言黃鳥者惟葛覃以喈喈狀其聲耳

其晛睆交交緜蠻皆非聲叠詩不以雙聲疊韻象聲也周氏柄中曰古箕山歌甘瓜施兮葉緜蠻樹葉亦稱緜蠻則非鳥聲可知矣

瓠葉

序云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肎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范氏補傳曰頍弁之刺幽王謂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賓筵之刺幽王謂媟近小人飲酒無度然則幽王非能儉也特禮之所當行乃棄而不用耳承珙案此說足破嚴緝所疑幽王是過於燕飲非有牲牢而不肎用之謂蓋此詩主刺王棄禮

不行故舉飲酒之物至薄而有禮者以諷之詩中君子卽序所謂古之人言古人尚不以薄物而廢禮今王乃有盛禮而不能行故思古以刺焉其義甚明無庸別解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傳幡幡瓠葉貌庶人之菜也案傳以瓠葉爲庶人之菜者不過極言其物之微薄以見雖其禮不雖其物如蘋蘩蘊藻可以薦鬼神而羞王公之意未嘗以全詩皆言庶人之禮也鄭箋泥於傳義遂歷言庶人之事以君子爲庶人之有賢行者已與序思古意不合又云熟瓠葉以爲飲酒之菹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然邪風匏有苦葉傳云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箋以瓠葉

苦謂八月之時然則農功既畢瓠葉尚可亨乎左傳昭元年趙孟賦瓠葉穆叔知其欲一獻則此詩當是一獻之禮禮有獻有酢有酬而後一獻之禮終與詩中所言正合古者士禮一獻士冠禮注雖云一獻之禮有薦薦脯醢也有俎俎牲體也其牲未聞然既夕注云士腊用兎詩三章言兎首又焉知非士禮而必以為庶人之禮乎箋又云每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為酌名正義云若是禮合當然不應每酌言我今每言我則是行用他法此解九支離彤弓受言藏之傳云言我此亦每受言言又豈得謂行用他法邪

有兔斯首釋文斯毛如字此也鄭作鮮音仙白首也正義曰毛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爲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兔頭耳然按經有炮之燔之且有炙之則非唯一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蓋詩人之作以首表兔唯有一兔卽是不以微薄廢禮也承珙案此疏駁王孫唯有兔頭之說甚是但三章疏又云於一兔之上而經有炮燔炙三種不知所謂炮之燔之炙之者當是治此兔者或炮或燔取其事便皆略於物而詳於禮之意非一兔而有炮有燔有炙亦非三兔而一炮一燔一炙也至兔以首言猶魚以尾言此

李廷仲之說而集傳用之當矣後漢書儒林劉昆傳王莽世弟子恆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此不過假詩以習禮東觀漢記作以素木刳瓠葉爲俎豆則非眞羮瓠葉射以菟首者當卽懸菟首而射之無非以示禮意桑弧蒿矢固非眞射具也章懷注謂以瓠葉爲俎實旣誤又云射則歌菟首之詩而爲節夫瓠葉篇名明見左傳何所據而改名菟首乎

炮之燔之傳毛曰炮加火曰燔又燔之炙之傳炕火曰炙箋云凡治兎之宐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段懋堂云詩炮炰二字瓠葉閟宮當作炮瓠葉傳毛曰炮鄭注

禮記褎燒曰炮蓋炮必連毛故閟宮曰毛炮傳曰毛炮豚也今詩閟宮作炰者誤字六月韓奕皆言炰鼈鼈無毛非可炮者炰乃蒸煑之名其異體作缹服虔通俗文燥煑曰缹毛詩作炰與炮異體蓋古本相傳如此乃缹之古字也說文有炮無缹當本兼有二字而逸其一韓奕正義引字書炮毛燒肉也缹蒸也所謂字書即說文是說文本有缹字也又云說文䆉宗廟火孰肉今世經傳多作燔作膰火部燔下云爇也是詩作燔爲假借字他經作膰乃俗耳又云說文炙炙肉也从肉在火上炙肉各本作炮肉今依楚茨傳正楚茨傳曰炙炙肉也瓠葉傳曰炕火曰炙正義曰

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按炕者俗字古當作抗方言抗縣也是也瓠葉言炮言燔言炙燔炙不必毛也抗火不同加火之逼近也此毛意也箋云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此申毛意也然則炰鱉楚茨行葦燔炙竝言皆必異義生民傳曰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上曰烈貫之加于火卽抗火也生民之烈卽炙也禮運注曰炮裹燒之也燔加於火上也炙貫之火上也三者正與瓠葉傳相合然則炙與炮之別異又可知矣承珙案段說炮炰之異其辨甚諦至燔與鐇許書雖分二字古文恐祇作燔卽說文亦曰燔爇也爇加火也正與此傳加火曰燔合

不必以燔爲借字叉傳云炕火曰炙正義訓炕爲舉故段氏轉爲抗字且以炕爲俗字考說文炕乾也从火亢聲此傳云炕火曰炙者謂以火乾之今人用火乾物猶有此稱不必轉炕爲抗亦不得以爲俗字總之炮謂連毛之物以土包而燒之燔者爓去其毛而加於火上炙者貫之以物而逼火使乾楚茨疏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生民傳傳火曰燔瓠葉傳加火曰燔對逸炙者爲近火故云傳火加火其實燔亦炙非炮燒之也

漸漸之石

序云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

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稽古編曰漸漸之石三章毛傳本不言興鄭王孫三家述毛皆以興釋之將戎狄荊舒分配詩詞說各不同鄭以上二章上二句爲戎狄叛之上二章次二句卒章上四句爲荊舒不至每章下二句爲東征王孫以每章上四句爲戎狄叛之下二句爲荊舒不至東征總六句而言多支離穿鑿俱非毛旨況經止言東征序本用兵之由故竝舉戎狄與荊舒耳必欲分裂經文配此二役不太牽合乎詩止言道途之險艱跋涉之勞苦直是賦體非興也承珙案序於戎狄則曰叛於荊舒但曰不至則似問罪之師宜先戎狄而乃命將率東征是已失其輕重緩急之宜況役久病深恐致變生不測下國之所刺者疑在於此後儒

有謂犬戎在西幽不備而征東故此詩三言東而末露一

他字微見其意者此說似於情事有合

田間詩學曰或謂幽王東征之役史傳無所經見案四月篇有云我日構禍是出征事也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非東征之實紀乎承珙案左傳椒舉曰幽王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序言固有徵矣鼓鐘傳云幽王會諸侯於淮水之上若之華序云幽王之時東夷西戎交侵則當其會諸侯於淮或卽以東夷之叛而征之嚴緝謂史之所無詩卽史也無庸更求他據矣

山川悠遠維其勞矣箋云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也其道

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正義曰鄭以勞爲遼遼言廣闊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勞矣當爲勞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戍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孫毓云篇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苦矣此俱是述毛爲說傳意或當然也又云廣闊遼遼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尸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承珙案勞遼字雖可通然遼闊與悠遠義複不如王孫所述祇作勞苦爲安又不皇朝矣箋訓皇爲正謂不能正荆舒

使之朝於王正義引王肅述毛以皇爲暇固勝於鄭而於朝仍謂不暇脩禮而相朝不若後儒以朝爲朝夕之朝者文義尤順何草不黃之三章曰哀我征夫朝夕不暇以經證經無煩別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傳卒竟沒盡也箋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廣闊之處何時其可盡服汪氏異義曰傳對曷其沒矣爲義訓卒爲竟箋對上章維其高矣訓卒爲崔嵬各通承珙案據傳則下文不皇出矣當作出險之出謂石雖竟歷而山川長遠何時可盡則入險而不暇出險軍行於地勞困可知如此則通

章詞意一貫正義云毛以爲東征辛苦不暇出而相與爲
禮此仍以鄭義述毛恐非毛旨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傳豕豬也蹢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
水波姜氏廣義曰有豕涉波向無定說箋以豕之唐突喻
敵之勇悍王氏詩總聞則云江豚兆雨或據宋黃子發相
雨書云四方無雲惟河中有雲相連如浴豬二日大雨此
皆不足據也嚴氏祖橫渠之說云豕性負塗今涉水濯其
塗而見白蹢是久雨停潦多故也然按之本文終不如傳
言雨徵之妥天氣鬱蒸則衆豕涉波爲必雨之徵蓋與月
離于畢作一類解承珙案豳風東山鸛鳴于垤傳謂將陰

雨則穴處先知鸛好水長鳴而喜與此詩所言雨徵皆足見古人體物微妙且必有師說相承未可改易又箋云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尢躁疾者釋文駭戶楷反爾雅說文皆作豥古哀反考今說文無豥字鄭所見爾雅本當是駭字所云躁疾正駭字之義此豕蓋卽名駭爾雅釋文引字林豥下才反則豥字始於字林詩音義乃以爲說文誤矣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傳畢噣也月離陰星則雨正義曰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者卽此畢是也春秋緯說云月離于箕風揚沙則好風者箕也所以箕好風畢好雨者鄭洪

範注云風土也爲木妃雨木也爲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承珙案鄭言五行以所克者爲妃卽從其妃之所好故畢爲西方金宿金克木以木爲妃木氣爲雨畢從其妃故好雨耳稽古編曰顧英白云月入畢中則多雨舊以陰陽爲說非也天街在畢之陰七政中道也焉得謂離其陰則水乎畢宿在天街之陽月入之卽雨焉得謂由其陽則旱乎余驗之皆然有若之不知家語則未敢信也又嘗謂余言月之離畢未有不在其陰者但必相傳者方雨遠之則否矣然則離陰離陽必非孔子之

言乃後人妄託史記列傳載有若事獨刪去此語子長世
掌天官當知其誤耳承珙又案漢書天文志云月失節度
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又云箕星爲風東
北之星也又云巽在東南爲風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
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
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
矣言多雨也據此則毛云月離陰星者謂畢爲陰道之星
月離之則陰盛而雨耳論衡明雩篇云房星四表三道日
月之行出入三道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由此言
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此亦以離畢爲月出北道與毛傳

離陰星語合家語載孔子云昔者月離其陰故雨昨莫月離其陽故不雨專指畢之陰陽爲言互顧氏以爲後人妄託也明雩篇所載亦與家語同則自漢以來已有此說

苕之華

苕之華芸其黃矣傳興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正義曰釋草云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舍人曰苕陵苕也黃華名蔈白華名茇別華色之名也某氏曰本草云陵時一名陵苕承珙案蘇頌云今本草無陵時之名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溼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皂煑以沐髮即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

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璣疏亦言其華紫色葢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爲黃以裳裳者華言之則芸爲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承珙案陸疏鼠尾之說自因吳普本草鼠尾有山陵翹之名而誤馮氏名物疏巳力駮其非是惟本草經中品有紫葳名醫別錄一名陵苕一名茇華與爾雅毛傳皆合吳普又云一名瞿麥李當之云是瞿麥根不知本草別有瞿麥今本廣雅茈葳陵苕蘧麥也乃傳寫之誤爾雅釋文引廣雅本作茈葳麥句薑蘧麥也據此知蘧麥亦名紫葳要與陵苕不同不得牽合爲一陳氏稽古編謂張揖誤以爲瞿麥非是陳氏又云唐

顯慶中蘇恭脩本草始以陵霄爲紫葳其不類者有三然蘇恭本引郭注爾雅一名陵時又名陵霄今郭注脫此四字是其說不始於唐人也史記趙世家顏若苕之華集解引綦毋邃云陵苕之華其色紫與鄭箋紫赤而繁者合傳云將落則黃者葢讀此芸爲其黃而隕之隕故釋文引沈重芸音運此必毛詩家舊讀如是左傳成二年隕子辱矣說文引作抎子此芸隕古通之證但裳裳者華以芸爲黃盛此言將落者謂黃至極盛則將落之候矣箋意以初華紫赤衰則萎黃與毛略同以經本言黃故但指其黃華者言之若爾雅之白華則唐注本草謂山中亦有白華者是也然則

苕卽陵苕陵苕卽陵霄今之陵霄花芑藷黃詩明言黃華而陳氏乃執孔疏之紫白陸疏之染皂以疑其不類不亦傎乎

牂羊墳首傳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正義曰釋畜云羊牡羒牝牂故知牂羊牝羊也墳大釋詁文牝小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責大首必無是道理也爾雅翼據廣雅吳羊牝三歲曰牂不得爲小詩疏欲合墳大首之義稱爲牝小羊非是因謂墳卽羒字爲牝羊而牡首其說本於詩總聞何氏古義從之竝引易林墳首作羵爲證承珙案王氏詩稗疏云吳羊牝牂夏羊牝羖吳羊羖羊

夏羊山羊也吳羊頭小角短山羊頭大角長此說分別甚明是則吳羊之頭本小而禽獸之體牝更小於牡故傳以牂羊無大首之道不必改墳爲羒也

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傳治日少而亂日多箋云今者士卒人人於晏早皆可以食矣時饑饉軍興乏少無可以飽之者正義曰鄭以幽王時恆多禍亂曾無治時何得云治日少乎所以易毛汪氏異義曰亂日多者師旅數起饑饉荐臻也故箋語正申明亂日多之意疏以爲易傳恐不然承珙案序云君子閔周室之將亾傷己逢之傳以治日少亂日多爲言者卽王風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

罹意非以幽王之時尚有治日也疏誤會傳語故以鄭爲易毛耳

何草不黃

何人不將經營四方傳言萬民無不從役正義曰言萬民何人而不爲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承珙案上箋以何日不行指將率而言故正義以此何人不將爲將率之所將然此乃鄭義耳毛傳多訓將爲行此言萬民無不從役當亦訓將爲行呂記引邱氏曰將亦行也似合毛義李迂仲曰何日不行以見其一歲之中無日不行也何人不將以見其一國之中無人得免戰爭之苦也

何草不元箋云元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櫱者將生必元於此時也兵猶復行正義曰春秋元命苞稽耀嘉皆云夏以十三月爲正物生色黑故知始春之時草芽櫱者將生必元也釋天云九月爲元孫炎曰物衰而色元也詩曰何草不元與此始春之言不同者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曰九月萬物畢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之黑不由草元色孫炎之言謬矣承珙案易林蒙之蒙云何草不黃至末盡元室家分離悲愁于心據此則焦氏明以草元爲物衰之候非春初始生之謂以經文先黃次元是經歷秋冬已足見踰時之久不必又及明年春生而

元也

有芃者狐傳芃小獸貌案芃本訓草盛故載馳下泉黍苗棫樸諸言芃芃者傳皆以美盛長大等語釋之此以芃爲小獸貌者葢取訓詁相反之例芃爲長大反之亦得爲小也箋云狐草行草止乃釋率彼幽草之意或據淮南子脩獸有芃人民有室注云芃蓐也以證鄭箋草行草止指有芃而言是則有草者狐率彼幽草經文爲不辭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終